

你是野兽

陈卫中短篇小说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你是野兽

陈卫中短篇小说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野兽/陈卫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 - 5633 - 5768 - 8

I . 你… II . 陈… III . 中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719 号

本书出版承香港艺术公社给予资助,谨致谢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鹂路西 邮政编码:102612)

开本:650mm × 96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162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伤心夏季
- 7 被迫接受
- 23 世界
- 31 中间
- 41 被迫接受Ⅱ
- 60 你是野兽
- 77 喜马拉雅山上的温暖
- 93 你以为你能走多远？
- 111 中国
- 129 春蛇
- 145 红
- 159 白沙乐园
- 175 碧波荡漾
- 206 兽王温柔
- 238 爸爸像西瓜一样
- 254 那时我们这样杀死老师

马骥 远行者陈卫

伤心夏季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李白

阳光刺激沙砾的时候，细微的“沙拉沙拉”声响就在整个林间弥散。初时，因为风还没有吹起来，在枫树林间迂回飘荡的口哨声显得牵强、执拗。太阳的光芒是这样尖锐而从容：所有的阴影都呈半透明状态，一切恍如干燥静止的水中。在小鱼脚下无始无终延展的路面，被阳光烤得坚硬炙烫，目所能及的只是那些似雾非雾升腾不已的淡紫色光影。岸上的群树高峭挺拔，并不茂盛的几簇叶子在树干最顶端垂着被晒枯的身躯；它们如同这亮丽的季节：沉默、坚毅。小鱼的行走始于那年夏季，岸上的景致在他恍惚的眼里显得安详而自然，他只是低头耐心地行走。八月的阳光在树林间隙无声地流动，宽广的河面因为粼光闪烁，很难看出河水是否在流动。

那个与所有季节一样平淡的夏季，正是小鱼开始行走的时日。有许多次，小鱼都觉得自己像艘船，无声地浮在水面，漫无目的地随波漂流。身边的树林、土丘和光影也不断地无声更易，他紧盯着地面，觉得这就是真的：他是一艘无声行进的船，他在水中，岸上的一切与他格格不入。当远处出现手持捕蝉竹竿的四少年的身影，小鱼做了短暂而唯

一的揣测：口哨，那悠扬的口哨就出自他们口中。巨木制作的船，因年月悠远而生出黑黄色的苔藓。船木是黑色的。它因为沉重而无声地随波不急不徐地漂流。四少年走走停停，为了寻找目标：许多人把它称做知了。小鱼低头行走，背景是林子；四少年边走边寻，背景依然是林子。看起来，这画面有点像慢镜头，但毕竟他们近了。近了。相遇了。从岗下各个村庄汇聚过来的路，表面白花花一片，像冰封的河。偶尔，从这里还能听见岗下远处码头上槌衣的声音：叭嗒、叭嗒、叭嗒，但看不见槌衣妇女的身影，只看见无数条粗细曲直的淡水河，与路面一样白得刺眼。他们中三人光着被阳光灼得粉红的上身，穿圆领汗衫的那个还戴着淡紫色太阳帽。他们与小鱼匆匆擦肩而过，像受惊的知了一样默不作声。甚至，他们忘记了寻找，与低头行走的小鱼相遇的片刻，他们也只是低头行走。不，就在他们缄口无言的时刻，口哨依然在小鱼耳际飘游，悦耳，但是幽咽；若隐若现，仿佛有绵延不断的微风吹过似的，而小鱼正是一艘船或正坐在清冷的船头，眼睛已被风吹痛，长发已被风撩散。成林的枫树作为背景不可或缺，这同样意味着背景的道具可换作其他：雪原、两边有摩天建筑的街景，或者白桦；对其唯一的苛求是：缄默、静止，但实质正与之相反。在唯一专注地投向少年们一眼之后，小鱼被未曾赤膊的少年的帽子上排白色印刷体字母所吸引：COGNAC，小鱼按着自己步伐的节奏默默念叨，无从得知它的意思。

没有一丝风。听起来，一些声音比其他的更为优美，然而它却比它们更为短暂。它的短暂，小鱼想，是因为它的优美。小鱼无法遏止自己飘浮水面随着微波的漂流。他闭起眼，就能听见它。它在前方牵引着他，它一直拽着小鱼前行。八月的阳光无声地流动，闪闪的波光刺得端坐船头的小鱼双眼迷蒙。度过那年夏季的人们搜索记忆，全都确信那似乎是最炎热的夏季，它的炎热使所有刀子、马鞭和岁月留下的蚀痕都如沉重寥默的磐石隐匿到人们不能显见的底层。那年夏季，人们见

不到沧桑,或者所谓的伤害,他们只有淡泊与平和。

从这里张望岗下各个村庄汇聚过来的路,表面白花花一片,像冰封的河。几乎每一年的每一天,枫林小道都留有小鱼的足迹,但这个夏季的午后,记忆是一面平静的湖水,一切重又变得陌生。他无法辨别相邻两棵枫树之间的契应,他无法窥见石块的边缘因为阳光的照射而散发光晕。缠绕树枝的,是那些土黄色萎死的藤蔓。藤蔓萎死的缘由,不知是阳光的炙烤还是它们年岁久远。长久地盯着它们,将不会有人相信它们的质地是植物,而是业已干裂的泥塑制品。这个午后小鱼除了走还是走,就像无人驾驭的木船浮在水面,除了漂流只能还是漂流。只有口哨依然,但是没有风。在一棵树干上刻有歪斜变形的“王”的枫树那边,正端坐着一位身着玄色长衫长裤的中年垂钓者。阳光明晃晃地撒在他浓黑的发上,反射着刺眼的光。小鱼对垂钓毫无兴趣,甚至可以说,这个午后小鱼除了行走别无所好。他在他被汗水润湿的背后继续前行。口哨又模糊了,似乎有人用湿布一层层裹住这悠扬的声音。这声音作为音乐背景,像一股永不遏止的柔风,它貌似无力,但由于它不明的源头以及永不中断的坚持,最终将不会有人再能与它抗衡。乐器类型主要是:萨克管、小号、风琴和箫。一致地,它们放弃了尖锐、激昂的那部分;相反,低沉、浑厚、柔和、把握精当的沙哑占着主要地位。听起来,声音总是与这里有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也许正是这距离决定了那恰到好处的沙哑。一旦沉入宁静与恍惚,人们就抵抗不了它的诱惑;人们竭力关注着另一些事物(解释、挣扎、谛听或者行走)的时候,它将与枫林、河流、沙砾一道充当人们的背景,令那些关注着的事物仅仅成为浮在层次深厚的喻义之上的表象。小鱼并不悉心搜寻,他只是盯着不时轮换向前的被汗水侵蚀的草鞋。垂钓者高亢的声音就在这时传进小鱼的耳廓:今夏的鱼不同往年,不再藏到水阴处乘凉,就在这滚烫的河水下面。小鱼并未驻足,他回头看见他换了鱼饵继续垂钓,那高亢的声

音与其说是自言自语，毋宁说出自那种棕色迷恋的诵读。小鱼想：我对垂钓毫无兴趣，对他们的任何言举也没兴趣。

此后的大半生，小鱼提起那年夏季的次数无法计算。他会说起那个漫长而寒冷的雨季，它充塞了那个季节的每个日子；四周始终被一种黏稠的氛围紧裹着，它庄严滞重，让人感到虚假。大水。他说，还有大水和濒水而立的茅屋，暴涨的河水在屋后滚滚东下，你听不见水流的声音；水中时隐时现地翻滚着牲畜死尸和黑黑的枯草断木，以及泡得白胀的婴儿死尸。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季节呵，有人叹道。是啊，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季节呢？另一些年少的人这样问。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季节？小鱼说，许多人都知道那是最炎热的夏季，但是没有人知道那其实是最平淡的季节。

最平淡的季节。人们不住地点头散开。河渐渐地窄了，对岸渐渐地近了。小鱼觉得自己的双脚即如两根上了发条的指针，轻松自如而节奏不紊。甚至常常，他怀疑自己没有前进，只是枫树一棵一棵地被人拉着后退，阳光急急匆匆地穿越树林间隙，路面就像一条向后滚动的滚带，周而复始没有终结。送葬的队伍在烈日下的对岸苍白枯燥而竭尽全力地义演，这边土丘下的渠道内中年男女野地偷情愉悦的喊叫是这个午后唯一并且脆弱的杂音。枫树也渐渐地稀疏，中间出现了田地，间或地出现几个农夫戴着枯脆的草帽低首无声地劳作。

微风乍起的同时，口哨声缓缓地消失了。树叶在树干顶端发出“刷啦啦啦啦啦啦”的鸣叫，小鱼在风中把粘在额上的刘海拨散。已经好久了，眼前的一切在小鱼看起来都失去了它们原本的色彩，而呈现群青色调。阳光、河水和路面是那种透明的蓝，树木、石砾是一块块厚重的蓝紫色；画面因此而晦暗。实质性地，区分它们的空间感只有凭借色彩的深浅和虚实；这是一幅单色素描。并没如此；这是说，小鱼并未揉触眼帘，或者迅疾环顾，以企恢复正常的视觉。他只是想：这或许是

阳光的缘故,与我无关。一切都不再是他们本身,一些流动的气息在他们四围飘溢,那年夏季小鱼行走在枫树林间,内心充满了沉重得难以承受的空落。

去年的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前年的现在呢?小鱼想不出任何一件象征这些日子的事件。但是一定有,一定有。小鱼想。他跨过一条紫红色赤链蛇的尸体,它像一片树皮紧贴地面,四周爬满了成堆的黑蚁。风似乎又停了;即便有,也难以察觉。小鱼想停下歇息的念头由于附近有个守护瓜田的老农而打消。此刻他渴盼孤独胜过一切。林间没有鸟鸣,它们和栖息在草丛中的宽翅蝴蝶、红蜻蜓一样倦怠无力。

他没有脱掉草鞋,蹚过乌溪渡口。因为持久的干旱,渡口的水清浅见底,单薄而柔软的溪水在密匝的卵石身上滑过,絮状的水草飘摇着纤细的身躯;在脚掌与清冽的溪水刚一接触的瞬间,小鱼在心里叫出了声:天!原来我是多么爱水啊,我简直愿意死在这水中融化在这水中。但是他的脚掌毫不迟疑地向前踏着。小鱼不能理解这个自虐的举止,但他知道,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舷木业已损朽的渡船搁浅在沙砾之上,渡口两边的草棚也破旧不堪;它们在烈日下无声地伫立。

一切都归于死寂,只有阳光穿刺空气发出尖锐而细微的“铮铮铮”声。小鱼踩着潮湿的鞋掌攀越五松岗,脚印留下的水渍立即蒸发,除了一丝热气,别无痕迹。天空空无一物,一如平静而危险的海面,湛蓝而深沉;太阳像平插于海水中的一面巨镜,反射着白花花的光焰;太阳下的生物,在这刀锋般的光芒上恍惚而不安地沉默着。当小鱼终于登上五松岗,两条在阳光下播散着蓝得耀眼的光芒的钢轨倏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顿时震慑于它们这片广袤的岑寂之中。没有列车开过,但钢轨不可抗拒地延伸及其表面不断跳跃着的蓝光使小鱼同时想着生和死。

到了最终,许多度过那年夏天的人还会记得那个季节中的一切场

景,连同一草一石,或者阳光。没有一件遗漏,也没有哪件过分重要。所谓的特写镜头并不寓以重大意义。当小鱼站在五松岗上回首遥望灰黄色村庄的时候,口哨声重又隐隐约约地飘来。这沙哑却悠扬的声音告诉小鱼:它不在他身边,它潮湿,是努力穿过层层湿布的蒙裹方得以重现;它的穿透力甚至超过它尖锐高亢的时刻,它听来显得柔弱平和,但这丝毫构不成对它持续不断的威胁;他辨不出它的来向,它在他四周齐奏,它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管道,这管道温暖潮湿,半明半暗,它的内壁艰涩,但不妨碍匀速前进。它没有漏洞,因此,任何光亮都无法穿透。小鱼知道许多人都这样走过,他也许正是踏着一些人原来的足迹走出村庄的。从这里看过去,村庄呈灰黄色,路和河水仍然都是白得刺眼,难以辨别谁是路谁是河;沙砾是沙砾,枫林还是枫林,阳光还是那样:小鱼盯着它们看了很久,并无其他发现。

被迫接受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马太福音 6:28

那时弦蹑着手脚走进一片窗檐下的阴地，蹲下来看着被阳光照得雪亮的路和石头。近前的路面像镜子一样，反射着蒸汽似的白光，窗檐的阴影边缘在白花花的地面常常一跳一跳地发青。知了间断地变换声势，叫声忽远忽近忽前忽后，弄不清它们究竟停在池塘边的树上还是在屋子后面。也许庄里每棵树上都有知了，不是为了捉它们而有意去听，不会知道哪只在叫。

大路一侧的池塘边上，项灵和晓波他们正在一边游泳一边摸河蚌。树叶遮掩着他们忽隐忽现的脑袋，看不出其他人是谁。南岸的房屋和树遮挡了本该落在水上的阳光，使得水色暗绿，显出它们只有夏天才有的冰凉爽滑。

不看见项灵他们，很难从平静而幽暗的水面看出有人在游动。他们的动作轻得难以察觉，似乎因为某种缘由有意压低了拨水和喊叫的声音。

身体与草席摩擦的声音时时从窗里传出。声音又软又慢，在意料不到的瞬间会擦出一两次较长的声响。有时还能听出身体移动时汗水

对草席的粘吸。弦在阴地里平缓了急促的喘息，他摘下帽子，用手指叉散了粘在额上的头发。脚边一块平阔的酱红色碎钵底片下面，一只蚰蚰叫叫停停，似乎害怕叫声遮住了正在逼近的危险，但又忍不住不叫。庄里另一些声音，比如鸡叫，西桥涵洞里的水流，由于年年月月都没变过，它们已经成了庄子的一部分，它们已经不复存在。

18次列车从梅湖口站启动时就已晚了三十二分钟。直到列车钻进漆黑而幽长的梅湖口隧道，汗流浹背的旅客才算暂时平下心来。对于这些旅客，没有比赤日之下漫长且莫名的等待更来得揪心了。列车开进隧道之后没有开灯。虽然奔波在外的不安心绪不能彻底在心里消失，但是人们都怀着也许不去思想那些险恶它们就不会来临的念头，尽量使自己安详地听着隧道里回响着的行车声响。隧道里长久阴凉的空气和窗口偶尔飞进车厢的水丝使他们有理由让自己平静。他们无力做得更多，有的只是耐心的等待而已。

列车开出隧道时光线是一点一点亮起来的。重又见到明艳的阳光，让人觉得似乎万物蓬勃的春天一下字来到了漫长得令人生厌的冬季，让人们突然惊喜无措。车厢过道只站着少许几个人。他们用臀部抵着座椅的侧部；有时也曲着身躯，长久地盯着火车飞驰之下迅速变幻的景致。近旁并行的钢轨上面光滑如鉴，映着蓝蓝的天色，低头看去，像两束蓝油油的电光向后飞速流逝。

时值盛夏。铁路两旁的树木和藤蔓又绿又旺。那些高峭的护道林，在列车路过它们的一瞬间，看起来一棵接着一棵，一片接着一片，显得杂乱无序。事实上，只要细加窥视，就会发现它们的种植位置其实很有规律。

这样炎热得叫人伤心的时节，也许只有商贾和热爱奔波的人才在户外奔走不息。一个背靠着座侧的男人打完一个哈欠，准备伸手扶住

座背，窗外一列火车突然呼啸而过，惊得他立即缩回手，精神反倒也为之一振。坐在那边靠窗的是一个圆脸上满是络腮胡子的汉子，他没向靠自己的窗外观看，而背靠车厢，向这边的窗外努力探望。

有一条铁路铺在河那边。从这里可以看见那条堤腰上的藤萝、杂草和白色的星星点点的花。

“你说……要……”

隔着纱窗，屋里响起一句话音。由于声音瓮声瓮气，像脸面被什么捂着，又像还没醒来的样子，所以竟听不出是男是女。

声音传出时，弦正在拨弄着瓦片，虽然声音很低也很模糊，他还是被它吓了一跳。他轻轻放下瓦片，细着耳朵聆听屋里的动静。

可是屋里此后很久只是一片安静。只有一阵持续不断、非常轻微而柔软的声音，就像一柱细沙缓缓倒向更为宽广的沙地。

弦一动不动地听着。他没敢转动已经发麻的足踝，更不敢站起来隔着蓝窗纱向里观望。

窗檐这片阴地周围，有一股很浓的湿泥土迅速蒸发之后的呛鼻气味，也许有人不久前在窗下洒过冷水。墙根附近聚集着密匝的碎砖断瓦，以往的很多日子，从檐上漏下的雨水在这些瓦片的表面留下了一排灰白色的痕迹。一些黑蚁扛着白色的食物在瓦片之间穿梭，它们看起来，总是那么急急匆匆，好像非常明白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一切。只有草是最可爱的。一枝一枝，火柴棒那么高，在瓦片覆盖不到的泥地上稀稀地竖着。即使阳光没有照着它们，它们还是绿得透明；许多时候许多地方，有人总会看见它们。池塘里偶尔传来几声短促而悦耳的拨水声，就像一眼小泉溅出的水珠跌落水面所致。项灵他们可能游到了那棵向塘心倾倒的大柳树后面，枝叶纷披，并不晃动，一点都看不出他们事实上还在水里。

弦远远地就看见了从大路上走过来的女人。弦不认识她。她的一身与庄人迥异的装扮使弦觉得她像连环画或电影里的特务。比起来，大路上的阳光显得更为白亮，路边作物的颜色也特别艳丽，眼前的景象倒显得晦暗而模糊。

屋里的谈话已经持续一阵子了。但声音总是很慢很低，又含混不清，不过终于听出来始终是一男一女的声音，他们仿佛面对面地嘀咕着，只能偶尔听清一两个字。女人的声音要清楚些，但她的嗓子似乎特别粗哑，而且漫不经心，好像一边说话，手上还一边摆弄着什么；虽然男声要细得多，但又因为他的语调总是有气无力，听起来不是还没有完全睡醒就是大病刚刚痊愈。他们的谈话，声音低，语速慢，每句接话之前都要静默很久，这种备受等待和专注煎熬的聆听弄得弦满头大汗，他轻轻转过头，看见覆盖他的阴影已经被阳光蚕食得愈来愈小，沸水般的阳光正一点一滴地向他逼近。他还没来得及擦去从鬓间流下的汗水，女人突然提高的声音就撞进了他的耳朵：

“你呢，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跟你正儿八经地说，你总是乱扯。”

“怎么是乱扯呢，”男人的声音也清晰起来，“我们都是再正经不过的人了。”

“乖乖，你瞧瞧你是多么正经啊……”男人在女人说话的同时笑起来，弦觉得他的笑声倒很好听；男人一边笑还一边说：“……当然啦……”

接着，屋里又静了下来。

那个从大路上走过来的女人，扛着一把很小的阳伞，鼻梁上还嵌着一副镜片又扁又小的墨镜。她穿着白底红蓝大花的上衣，下面一条黑色短裙使她的步履很难跨得很大，随着她愈走愈近，弦听见她凉鞋高跟着地时“滴嚓、滴嚓”的声音，当她走近大路三岔口，弦低下头不再

看她，一动不动地蹲着。月鸣家的狗在院里清脆地尖叫了两声，池塘对岸立即传来两声回音。

“你们看！”池塘里传来一声惊叫。弦被这叫声惊得立即抬头张望，只见小脑袋因为刚从水里露出而湿漉漉的田华双手捧着一只脸盆大小、正吐出一串水柱的河蚌，他继续高高地捧着它，又接二连三地惊叫道：“你们看，你们看！……”

“不要叫！”不远处传来项灵压低嗓门责怪的吼声，“田华，叫你不要叫，你听不见是不是？你当心我的皮榔头……”他一边说一边举起一只拳头。

然而当这个女人沿着环绕池塘的小路走到面前时，弦紧张得索性轻轻在瓦砾上坐下来，竭力做出正在神情专注地寻找那只不停鸣啾的蚰蚰。汗水从他额前流过他的眼角再挂到鼻尖上，看起来他似乎正在宁静地流着泪水。当她一步一步从弦面前踱过去的时候，弦发现了蚰蚰的后半身和两根一动不动的尾须，它已停住叫声，好像正在他刚刚掀开的瓦片下面紧张地等待着。

弦没有碰它，把瓦片按老位置轻轻合上。

现在，列车驶进建在两道丘岗之间的低壑上的铁道。列车飞驰而过的狂飙使两边岗上的茅草在车窗附近不停地扭着身子飘舞。

越过丘岗上的茅草，可以看见多云的天空下一株接着一株被丘岗遮住树干的杉树顶部。

在巨大的“倾哐倾哐”的车轮与钢轨的撞击声中，车厢里更多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

在旁边的铁道上来回默默走动的，是那些身着工装的护道工。

这条小路，绕着池岸蜿蜒而去，穿过月鸣和天新家，就连上了大

路。大路是庄子通向五松岗的三条路之一。大路两旁都是田。大片的水稻在烈日下静静地立着。几个扎得很马虎的稻草人已经枯碎，它们手上的薄膜片软软地垂着，悄无声息。

过了三岔口，向五松岗盘绕而上的大路两边是杂木丛生的坟场。杂树一定比坟墓还多，有些坟墓都老得、失散得分不清谁是谁；那些东斜西倒的墓碑都只剩下一小截露在地上，即便露出字迹，也都已混浊不清；墓碑与坟墓也分散了，没有人还能知道它们是在纪念着人还是这一棵棵树。而这些树，却生得昏天黑地，把整个坟场笼得幽密而阴暗，即使没有风吹过，很远也就能听见林间从不间隙的隐约而钻心的瑟瑟声响。偶尔，一只不知被什么惊吓了的大鸟会从林中一跃而飞。

通过五松岗的铁路就在坟场背后。十二条在阳光下播散着蓝得耀眼的光芒的钢轨裸露在霉黑的枕木、路基与垃圾之中。没有列车开过，但钢轨不可抗拒的延伸及其表面不断跳跃着的蓝光会使每个久居远方的人同时想着生和死。

那个女人就是从这条大路上走过来的。她走进庄子时，瑞宁正挑着一担馒头、方糕一面打着尖锐、婉转而悠长的号子走近三岔口。在空荡荡的路上，他刻意用力踩着白花花的路面，他似乎为自己如此卖力的号子不能撞出一丝回音而气恼。

“你个讨债鬼，十里八外都听得见你鬼叫。”忽然从稻田里直起身子的粉琴慢悠悠地半笑半骂了一句。瑞宁吓了一跳。他转过头见粉琴正在阳光中眯着眼看着自己，就立即褪去脸上受惊的神色，他说：“……你吓了我一跳。”

“……中饭吃过了？”粉琴左手拎着一把稗草，右手遮在眉前，笑嘻嘻地对瑞宁说。

“还不吃过。”瑞宁歇下担子，眼睛仍然看着路的前面，“这么个大热天，你在田里充什么军。”

“挑这么一担东西，有什么事啦？”粉琴说。

“杨庄二舅家明天上梁。”

“要死了，”粉琴忽然拍了一下大腿，脸上的笑意也顿时收敛，“今天十五啦？德松今天是七周年了。明天是东头秋霞家弦的生日……”她看见瑞宁转过头来盯着她，停了一会，又说：“……你看这死人稗草比秧还要多。你家烂泥甬好啦？”

“没得。”瑞宁说，“瑞荣老头子在甬呢。”

“好得多。”粉琴说。她弯下腰，继续说：“挑一担东西只吼一眨工夫，要是甬一天烂泥，全庄一天不得安宁。”

瑞宁嘴张了张，没说话。他伸长了脖子使劲向绿阴阴的庄里看了很久，他说：“……死人小鬼恐怕又到河里游水去了。”

大路前面连着整个庄子那块突然阴了下来，并且那片阴影直往前移动，很快就把这一片也覆盖了。待到路上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吹来了两阵微风，瑞宁听见两边的稻田里一阵又一阵沙啦沙啦的响声。

由于很久以来屏着呼吸的倾听弦担心自己的耳朵比原先大了许多，他伸手摸摸耳垂，在知了和蚰蚰静静的鸣叫声中，他更情愿屋里的谈话声响亮、清楚一些。总是在他决定利用屋里长久的静默轻身离开墙角的时刻，他们的谈话声又突然高起来。刚才，他听见一声叹息，仍旧听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但他这一次忽然觉得这声音可能是有意叹给他听的。这叹息声过了这么久了，才听到男人开始说话：

“你说，我是不是一定要走？”

静默。但是弦愿意竖着耳朵等下去，既然此刻无法转身走掉。他甚至不再顾及腮帮上流下来的汗水，他就这样歪着脑袋竖着耳朵等着，他相信他总能等到下面的声音。

“我随你。”女人的声音还是这么淡漠、缓慢、粗哑，就好像事情并